

庶齋老學叢談
日聞錄
罪雪錄



11891

庶齋老學叢談

盛如梓撰

中華書局

庶齋老學叢談

此據知不足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附記

郁君名禮，字佩先，潛亭其自號也。錢唐諸生，家世素封，儲書充牣。潛亭又增益所未備，成鉅觀焉。時小山堂趙氏藏書，業已散佚，所餘殘帙，尙多異本。君悉力購之，家在城東，去厲徵君鶚樊榭山房不一里，傳錄其祕冊尤多。徵君沒，其家出所著遼史拾遺手彙，要索厚價，久之不售。君以四十金購焉。中間尙缺五十紙，百計求之不得。一日與予步至青雲街，見拾字僧肩廢紙兩巨簍，檢視之，皆厲氏所彙。徵君平日掌錄遼史遺事在焉，亟市以歸。焚如亂絲，一一爲之整理，閉戶兩月，綴輯成編，適符所缺。若有鬼物陰相之者，事亦奇矣。君恂恂儒雅，與人交有晏子之風，而尤與予匿。無三日不相過，過必挾書而來，借書以去。雖寒暑風雨，不爲少間。藏書東囑軒，軒額董香光所書。庭前古桂二樹，相傳明萬歷間所植，交柯接葉，清陰覆簷。室中牙籤萬軸，都成碧色。君憑几校錄，晨夕不休，經其庭，闌如也。花時，每招予信宿其中，時出法書名畫以相評品，或隨意抽架上書共讀，或談往事，或賦小詩，香爐茗椀，婆娑竟日。更深月上，兩人徘徊花影下，意思閒適，彷彿東坡與張懷民承天寺之遊。尙惜兩公當時不在金粟世界中耳。解衣就寢，香染襟袖，撲之不消。聯牀對話，往往達旦。自予移家烏戍，遂無復有此樂矣。君棄世不數年，鄴架曹倉漸就零落，主人避客，塵榻空懸，想惟舊時明月流光碧樹間耳。因校刻所贈書，爲之凄然擱筆，通介叟記。

跋一

右庶齋老學叢談三卷。乃宋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公如梓著。其於經史、天文、地理、名物、以及文章流派、儒先格言、引證辨駁、皆有根據。足以覘其學之有本也。觀叢談中語氣。知公是揚州人。其談賈平章佚事數則。似曾受賈之知者。要其晚年誤國之罪。亦未嘗爲之諱也。大抵宋末諸公流入元者。率隱居以著述自適。如盛公輩者。何可勝道。然有傳有不傳。卽如此集。其存者亦幾希矣。但卷帙無多。倘好事君子爲重刊之。介夫先生宜爲醒意也。康熙己亥十月大雪前三日。鹿原林佶借觀力疾跋。

或疑開卷卽頌元受命之符。以公非仕宋者。予以爲書成於元之世。安得不出此。且崇明稱州與判官皆宋制也。惜客寓藏書少。不能博徵廣引以證。尙其俟諸他日乎。佶又跋。

右庶齋老學叢譚三卷。上卷首紀國故。後及經史。中卷下卷多論文說詩。間及兩宋軼事。筆殊修潔。惟末載寶祐城數則。頗左袒賈似道。不可解也。作者不知何許人。卷首標崇明州判官。而於揚州、衢州、兩地晉接獨多。或爲桑梓之鄉。或屬宦遊之所。俱未可知。姑存俟考。壬子季冬。從知不足齋主人轉假東嘯軒藏本。癸丑人日錄校畢并記。松陵楊復吉。

右盛庶齋叢談一冊。皆書精整。出自錢塘汪西亭氏。吾友郁君潛亭所貽也。間有誤書。思之不適。聞某公有善本。欣然借潛亭往借。祕不肯宣。僅錄林吉人兩跋相授耳。是爲乾隆甲午。迨嘉慶甲子。始據常熟錢功甫手鈔本。一掃烏焉之譌。而潛亭已脩文地下。惜其不及見也。往讀某公所著清暇錄。歷數近來藏書家。而自述其儲蓄之富。會幾何時。悉已散爲煙雲。渺茲一粟。漂流滄海中。杳不知其所之矣。因慨死生旦暮。聚散無常。予家所藏。異時豈能獨保。徒令後人復哀後人耳。間嘗語兒輩。與其私千萬卷於己。或子孫不爲之守。孰若公一二冊於人。與奕禩共永其傳。此區區校刻叢書之苦心。竊欲共白於當世。而一爲之勸也。展閱此書。益增振觸。亟爲命梓。以慰老懷。且以不辜潛亭殷勤持贈之意耳。庶齋揚州人。曾爲衢州教官。見龔璣存悔齋集。他未能詳也。

嘉慶乙丑長至日。通介叟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時年七十有八。

庶齋老學叢談卷上

元 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如梓撰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數百里。次年庚午。我太祖皇帝。經略中原。以應受命之符。耶律柳溪詩集云。角端呈瑞移御營。搃亢問罪西域平。注云。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昔我聖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關。先祖中書令奏云。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二。目如炬。鱗身五色。頂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之。仍依所言。則吉。此天降神物。預言吉徵也。

聖朝開創之初。雪不斛那顏。爲領軍霸都侍衛。睿宗西征。武勇無敵。所至成功。及平中原。受汴降。今棠陰如故。憲宗在位。以公之子兀良合台。爲征蠻大元帥。子阿朮佐之。統兵由蜀道征大理。交趾。幹腹湖廣。南方震驚。甲寅年。雲南諸國三十七部。金齒烏蠻等。悉皆歸附。至己未年。世祖渡江。元帥父子七八年于外。方會合班師。至元十一年。上命伯顏丞相。統兵過江。阿朮平章。首渡南岸。收附鄂州沿江諸郡。次年秋七月。平章拜左相。奉詔分兵鎮遏揚州。又次年秋。兩淮州郡。續續歸附。惟公三世。開疆拓土。戰勳爲多。今雲南立行省。宣司路府州縣。置官署吏。聲教所及。舉爲化內。皆丞相父子之功。曩使臣回自交趾。諸夷懷慕。猶問平安。先帝推恩三世。俱封河南王。諡忠定。武毅。武定。今河南省丞相吉公。武定王之子。亦已封王。詔書褒美。卓冠古今。王之子集賢學士南谷公。以世其家。天之報於元勳者。功名富貴。傳之子孫無窮矣。

世祖皇帝欲平江南。諸老以東南爲諫者數人。耶律丞相獨不諫。曰：此舉必取。今諫者日後定羞了面皮。公明天文。知氣運歷數而然。王元禮郎中說

耶律文獻公子中書令滿然居士孫丞相雙溪。曾孫宣慰柳溪。四世皆有文集。其百卷行於世。柳溪在楊日。委草丞相行狀。嘗觀劉後村狀。真西山行實。奏稷陵。謂耶律某建平南之策。于時已有此議。中書令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謂西域六七年。有西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略於此。公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遂行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斲冰爲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卽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卽唐之于闐國。河出烏白玉。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不刺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池南地皆林檎。樹陰蒼翳。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朵。卽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蓋城。俗八普城。可傘城。芭橐城。苦蓋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芭橐城邊。皆芭橐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八普。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苦蓋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附庸城十數。此城渠會。常殺命吏數人。

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說打刺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土地肥饒故以名。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爲勝槩。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葡萄酒。有桑不能蠶。皆服屈胸。以白衣爲吉。以青衣爲喪服。故皆衣白。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蒲華苦蓋訛打刺城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於海。其西有五里。健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輓城。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二熟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卽鎔鑠。馬糞墮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於冰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糖。印度西北有可弗叉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民多羊馬。以蜜爲釀。此國晝長夜促。羊腓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言訛舛。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叉去印度亦等。雖縈迂曲折。不爲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尋思干城西遼稱河中府。詠其風景云。開樽傾美酒。擲網得新魚。釀酒無輸課。耕田不納租。避兵開邃穴。防水築高臺。六月常無雨。三冬却有雷。園林無盡處。花木不知名。衝風磨舊麥。懸碓杵新粳。西人用風磨。如南方水磨。春則懸杵。春月花渾謝。冬天草又生。每春忘舊聞。隨月出新年。強策渾心竹。難穿無眼錢。食飯秤斤賣。金銀用麥分。黃橙調蜜煎。白餅糝糖霜。救旱河爲雨。無衣壠種

羊。余嘗閱唐會要。有墮種羊。未之信。觀此信有之。公自注西人不計閏。又贈高善長詩云。一住十餘年。物我兩相忘。

許獻臣僉事說。堯吉刺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養羊膊熱。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任斷事官。親見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繞北極之下。以爲晝夜。信而有證。劉夢得蘇子瞻皆有羅浮夜半見日詩。恐此山正與彼對。但不知相去幾千萬里也。

張橘軒先生寓軒相公父也。有雜錄云。鳳翔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存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之。方僅數寸。貯以囊。雖兵革患難。至於飲食坐臥。未嘗少離。其好古一至於此。近有土人得一硯於湖南。上有此四字。持以問余。舉此告之。仍以寶刻叢書證之。陰字在硯之左。字書奇古。非銅雀所能及。屢見銅雀硯。皆有陽字。紀建安十三年造。嘗聞其土著人。瓦甚大。每片可爲四硯。則平日所見皆僞也。荆公詩亦嘗辨之。

寓軒先生說八作司見收星落石一塊。色白如玉。大如鵝卵。上有篆字十餘。不可識。印其文於書帙上。余閱筆談。常州治平元年。有聲如雷。星大如月。再震而移。三震而墜。久之。視其所。乃得一丸石。其大如拳。其色如鐵。二石皆落星也。形同而色有黑白何耶。

易解最多。或以卜筮。或以性理。然其大疑大惑。多不可曉。聖人之言。其語同。則其說同。元亨利貞。乾坤屯隨。臨革無妄。七卦辭也。如何獨以乾爲四德。餘卦則不然。辭同而說異。聖人之意。恐不如此。文言四德是

魯穆姜釋隨卦辭。歐陽公童子問。反覆詳盡。蓋欲釋學者之疑。晦庵先生易說云。人自有合讀底書。某才見人說周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爲學之序。聖王崇詩書禮樂以造士。未嘗言易。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某枉費許多年工夫。

說易者。每引連山歸藏。不知其爲僞書。隋史。劉炫聰明博學。牛宏購求天下遺書。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告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藏。隋志易序云。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取備殷易之闕。觀此。又安知其非僞耶。蔡季通已嘗說連山歸藏不傳。

康節言孟子著書。未嘗言易。其閒易道存焉。

先儒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毋於周孔足跡下盤旋。

康節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者。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庵以爲不如此。然宗之者衆。或謂皆寅正紀事。近世戴岷隱諸公。皆是此說。或以爲無所謂例。無所謂變貶。夫子據魯史直筆而書。此說晦庵亦曾說了。或以爲六經所書皆寅正。平王東遷後。以子爲正。魯亦以子爲春。或以爲正月。非正月也。不書王。無以知其爲十一月。未知孰是。晦庵謂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遺魂親說出。左氏晦庵以爲楚人。項平庵以爲魏人。

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後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約之言而多知魯事公穀則受學於孔門弟子者也創立凡例時亦有及其事者因其聞而得之也今經之目既不可見而義又無顯然以告後世者千載之下憑空文臆斷而議聖人深嚴精微之法以必其合可乎

成公十七年范文子自鄆陵克敵而還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難將作矣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卒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之齊與公言平子有異志昭子恥於見欺十月辛酉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子思免於患見幾而作可謂勇矣皆卒於戊辰之日異哉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雎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泓之戰傷股而卒用之者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也左氏注以人代牲未知孰是汴梁記隄水有祆神廟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其後果逐昭公十一年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後于乾谿自縊

左氏載息夫人事爲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猶未言故王維詩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舊不言長掩淚只緣翻恨有華容杜牧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皆祖其說余謂息嬀旣爲楚子生二子衽席之間已非一夕安得未言晉景公病將食麥張如廁陷而卒國君病何必如廁假令如廁

豈能遽陷而卒。此皆文勝其實。良可發笑。

叔孫豹適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生子曰豎牛。朱溫掠地宋毫。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友珪。後二人爲二子殺身破家。二事却相類。余閱世似此者。多不能謹一時之獨。適足貽千載之笑。朱三盜賊。固不足責。而謂叔孫穆子爲之乎。

左氏載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莊子云。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左氏作僂僂。莊子作僂僂。其文頗順。林竹溪云。僂。背曲。僂。腰曲。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琨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鄭不復火。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將旱。秋八月旱。梓慎之占有差。裨竈之言有不中。

前輩謂井田之法。如畫棋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不可行於後世。襄公二十五年。楚爲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有曰度山林。鳩藪澤。町原防。井衍沃。東萊先生曰。原防之間。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爲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以棋局之畫哉。近觀石洞紀聞。有以方里而井。是一里畫爲一井。古人所井者。只是中原平曠之地。若地勢高低處。如何井得。想江南只用貢法。爲掩之說。偶忘之矣。

陳后山謂杜子民言大伾今黎陽是也。洚水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九河者分爲支流逆河者爲潮水逆行。余以近世嘗解考之。九河逆河包淪入海不可尋考。又以今日觀之。河自淮入海矣。后山又謂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名沙河。其西北猶有瓠岡。

禹貢三江。余於嘉定集已嘗言之。中江爲震澤害。傳同叔謂禹塞之。今東壩是也。余謂使禹塞之。書必不曰東爲中江。入於海。必塞之於後世。嘉定交代貢仲堅謂錢王塞之。其說有理。王據兩浙時多興水利。書之百篇。倭國猶有本。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諸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湯東澗跋曰。日本僧訪書。朱文公言。聞外國書逸篇皆全。其釋孟子盡心一條。亦託外國本以備攷。今北峯之子行果爲予言。彷彿來中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旣歸。模其國中本。遣高弟僧護行。以送吳越知舊。中流失舟。仍以喪其弟子。誤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於此。

劉元城先生云。書臯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古本作亡敖逸欲有國。引漢書爲證。又曰。六經中似此等甚多。鄭夾漈著書辨訛。詩辨妄。二書詳悉。有益學者。但相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蔡王魯齋著書疑長沙易公著易舉隅。發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予以見學無止法。

庭燎詩傳云。大燭也。或引齊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謂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纏束之。用松葦竹。灌以脂膏。焚之。煙燄灰燼。殊爲不經。古制必不如是。學校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設燈炬。木燭爲佳。木燭高五尺。下有座。上用鐵盤。燃以膏油。若以松葦竹百枚纏束之。炬火也。非燭也。又據字書樺字。以其皮卷之。裹

松脂燃以爲燭。此却有理。勝蠶竹輩矣。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蟄地以行。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驥焉。驥字作擊即蚯蚓之大者也。故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見晁氏

王濟南曰。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

史記初看。竊怪語多重複。事多夸誕。及看子由古史。刪除簡當。固爲奇特。然稱太史公爲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又怪其貶之太過。況是時書籍未備。諸子雜行。有未暇詳考。其易編年而爲紀傳。其法一本於書。後世莫能易。洪容齋云。太史公書若：贊其高古簡妙。殆是模寫日星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近年得渾南經史辨惑論。史記者十一卷。採摭之誤若干。取舍不當若干。議論不當若干。姓名字語冗複若干。文勢不接若干。重疊載事若干。指瑕摘疵。略不少恕。且有遷之罪不容誅矣之辭。吁。太史公初意。豈期如此。可哀也已。洪則專取其長。王則專攻其短。人之好惡不同。及觀晦庵先生語類云。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籠率。史記疑當時不曾刪改脫棄。又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紀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先生之說。察而恕矣。又以衆說質之本傳。其與任安書明說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觀此。則爲未脫棄明矣。責之者諒此可矣。

愛遷者。以此論爲不然。謂遷感當世憤其身。有所激而言。非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不若文景尙黃老清靜。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武帝用法深刻。臣下當誅。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歎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己於禍。其羞貧賤者。自傷以貧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路史泰皇氏注。春秋命歷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爲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及太素冥莖。此道之根本也。嘗舉以問陳月觀先生云。康節皇極經世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數。帝堯卽位之年。甲辰巳在午。又舉以問一前輩云。路史不足觀。僅可糊壁。余聞之矍然。觀其引援該博。無書不讀。且文字奇古。未易及也。曾搢齋爲作傳敘。其述作非止一書。博學如斯。古今有幾。此語甚失忠厚之意。

皇王大紀。自人皇氏以後。所敘世氏。與路史不同。其述作之法。本乎康節。以易書詩春秋爲據。謂康節之數。精極天地。必不妄以堯卽位甲辰爲準。用之以表時序事。庶可傳信。此書五峯先生成於紹興辛酉。路史羅先生於乾道庚寅成。

范曄。秦之子也。家世文學。父祖敬歷。竝有名前代。秦能使王弘推讓大權。曄乃助義康爲逆。被誅。籍其家樂器服玩。竝皆珍異。妓妾不勝珠翠。其母則居止單陋。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至市臨刑。家人悉至。曄見妻則笑。見母呼泣。而曄無言。見妓妾乃悲涕流連。是爲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讀其後漢書。安得大手。

筆重爲脩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有出涕，內人皆行哭失聲，其母以爲必多曠於禮，據其床而不哭，曄之誅不足以塞其罪。

晉史多幽冥鬼怪謬妄之言，取諸幽冥錄、搜神記等書，不知誠有其事否乎。

宋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謝僑，臚之族，嘗一朝乏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賣錢，僑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孫子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注曰：拳與綮同，攘臂繩也。今胸袖手圈，言解闢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用綮也。然下句已有救闢者不搏撻，上句恐別有意，或如龔遂亂繩之說，與人闢者何暇先用袖圈。然史記文意及注皆不同，控拳作控捲，子由古史亦然。

先賢云：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今考之史，項王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之後，方破關入秦，漢王已王漢中，出定三秦，至彭城之戰，父母妻子方在楚，入關時，尚在沛，懷王之說亦恐未然。子嬰降，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以能寬容，且殺降不祥。沛公重德於懷王，何有嫌疑。項王弑義帝，漢王爲發喪，告諸侯伐楚，三說甚失照管，因筆於此。

前漢書有刑法志，無兵志；後漢書刑法志亦無，隋晉書俱有刑法志，唐書有兵志，又有刑法志。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灌壽陽，調役夫及戰士共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嶠。